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陵川集卷三十七

八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一百五十三 集部

陵川集卷三十七

元 郝經 撰

使宋文移

宿州與宋國三省樞密院書

大蒙古國信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等謹再拜奉書於宋國三省樞密使相國公閤下經等欽奉聖旨賫擎國書前往宋國告登寶位仍布弭兵息民意比及啟行即

還江上兵告諭沿邊萬户俾各守故屯撤去哨騎不得
挑亂生事令山東淮南行省李公遣劉仙等二人入楚
州通報而無來音又令漣州總帥移公文會問云不知
所在五月十五日經等一行至邊於是再發關移自漣
州入楚州以復前事仍請入國日期至今不報以節次
靄昧至於差池不能明主上盛意改途捷出駐劄蘄陽
今副使劉人傑叅議高翿親往計議敢布腹心於閤下
竊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則必按劍無因而

至前也疾雷破山烈風震海而不懼安於故常也故無因而至者應之而不失安於常者而知其變惟知者能之天下之事幾而已矣顧乘而處之者何如也變故方般幾會鼎至乘之而不失則無因而至者不疑安於故常者而知懼處得其當天下無事而生民被其澤不能乘而失之則無因而至者而為之疑安於故常者而不知變以至變故紛拂不可救藥而天下被其毒蓋天下之勢治亂相尋禍釁相紐其幾無窮而變故亦無窮乘

而處之者宜重慎而審之也天下之大亂必出於大治天下之至危必出於至安天下之大憂虞必出於無虞戰之負出於勝事之失出於得惟其忽而不審執而自敵不知倚伏之幾安於常而不知變是以至於是而不能復一日雖悔而莫之追也國家光有天下五十餘年其用兵於江淮者幾三十年兵勢之振莫甚今日取東海下巴蜀平大理圍武昌克漣水穿徹二廣至於湖湘縱兵長驅幾至吳會有一天下之勢鴻毛衡風似有所

不足舉而一旦斂兵而退又先之以信使是無因而至前也其飄忽振蕩騰擲宇宙忽去忽來往年之常而彼國亦以為常其中有非常者而不知是安於故常也無因而至而弗之信安於常者而以為常是忽而不乘過計而不審閣下必不之知也無因而至者果無因乎進退之常果如常乎幾會之來所繫甚大不可因仍苟且執於一偏而泥於虛文以為我國情狀不可測擯而不以信義待是幾一失而暴國之禍復起矣當國者宜重

慎而審之也今日斂江上之兵先輸平之使豈師旅不及曩時鍬將帥不及曩時鍬甲兵車騎不及曩時鍬五十年之儲蓄不能一朝用鍬土地加於舊而賦力倍於前聯西海者五十萬控東夷者三十萬自大理至於漣海帶甲百萬兵力崛阜莫之與京無故而斂兵無故而先信使此無他主上如天之仁曠世之義也往歲主上在潛邸時先皇帝畀以東師俾之東出比師之行其舊獲俘囚如張都統輩及所在拘繫間探人等皆縱歸之

渡淮而南諸山堡砦所得生口皆撫而安之而去下不殺之令使宣撫楊惟中岀先前茅布宣恩信及其渡江如滸黄洲青山磯市初未甞戮一人至於武昌先遣王一清開喻而彼守臣執而殺之又射殺一肺腑大官於是始下令具攻具以為肉薄骨并殺人盈城實非本心故雖合長圍而攻之不急也若彼國當時不殺信使少加以禮可退師成盟經等侍從左右聖意仁隱好生惡殺實所具知大官元臣請長驅入臨安主上以為江南

治平三百餘年其民物繁夥居室櫛比吾若徑往則皆
躪藉矣生靈何辜而吾若是是獨非吾民乎遂不往聞
先皇帝上僊乃置師而去乘傳北歸德澤既深天命攸
屬親王四十餘人及藩方侯伯會於開平共行推戴既
踐祚謂諸王近臣曰朕欲息兵安民久矣而弗克為今
在朕矣遂命河南經略使史公往江上詔諸軍各還故
屯命山東淮南行省李公於楚州通國信而命經等充
國信使副奉國書以往其書辭一依今國名分未定與

國平交例南北睽裂好聘不通五十餘年天誘其衷幸
而集此而乃不報未知何如必以為如王楫矣王楫挾
兩國而庇一身言於北則以為降使於南則以為和終
於兩國交兵而身以之斃今則不然也以為三十年間
佳兵毒民禮義不通信使先往欲崇禮義而弭兵兇也
必以為如昭蘇默譚浩矣昭蘇默譚浩逢迎徼倖以不
直之辭要難行之事貪於跋扈啟釁重怨以其不納歸
而生事辱國而傷來使激萬乘之怒使之投袂而起連

兵數年屍骸委積魚肉生民長惡祟禍今則不然也以為待人以禮而不以力服人以道而不以勢尊人而後自尊安人而後安已先之以敬讓而不以爭導迎和氣天必悔禍至治可期也是皆異於曩時有為而為非無因而至也且通好之利不在於北而在於南非惟今日振古已然昔孫氏據有江東僅能立國稱臣於魏而乃敢王殷浩桓温連年北伐終至敗折宋高祖文帝屢為大舉亦未嘗得志足以自敝王羲之謂江左立國賴萬

里長江畫而守䕶風寒之處不過數四大抵江北覊縻而已此誠至論蓋江淮立國以之自守則僅足以之侵伐則不宜故終之吳為晉平陳為隋平江陵為唐平往事則亦已矣自宋有國以來西北二邊常為祖宗患冦準與契丹定盟治平者百有餘年宣靖壞盟終以失國高宗渡江善於處變俾秦檜以盟合神聖之子母歸二帝之客柩治平者二十餘年孝宗尋盟治平者五十餘年是其明效大驗閣下所熟復而日星者也孰利孰害

孰得孰失已事逌往皆可為監無因而至可不察歟今
主上聖度優宏開白炳烺好儒術喜衣冠崇禮讓踐祚
之初以為創法立制非耆舊英賢則不可乃起宋子貞
於東平王文統於益都劉肅於彰德許衡於覃懷其餘
茂異特達弓旌相望使之論定統體張布綱維以為善
治必當偃兵如金源大定之初則可矣故特用經等不
以蒙古回鶻參注其將發命會諸王大臣於齊宫躅日
告天以明誠心令經等乘驛速往軍回使入信國家明

信使麾之出莫不顒顒以為至治之君開兩國之泰也地廣兵雄戰盛攻取乃能遽爾霽威縮鋭屈已伸義先人以禮是曠世之幾不可失也何乃再為通信邈然不報且彼國邇年以來兩淮残破四川陷没二廣透漏江面綻鈌如開達夔門施黔邕桂巖險之阨塞沿江上下羊羅采石舟師之出没通泰而下新河料角海道之徑捷我之師徒將帥莫不悉知昔以為憚而今不以為憚曩以為難而今不以為難上流在所可以下江面在所

可以渡斡腹在所可以出如秋高馬肥再為之舉兵釁一動未可卒解三百年之文物數十世之累積可為憂已若劃去疑阻以承天休弭兵息民申畫疆理通天下之一氣合南北之太和蘇潤瘡痍補葺傾敗舒釋靈長締結歡悅明月夜光實為彼國之寶安於夏屋破山之雷振海之風不作㧞倚伏之幾置泰山之安三代可以四歷年可以過漢而不止於唐閣下亦與先正比隆而與享安寧之福矣如信矯誣身而不國以負為勝以危

為安以有事為無事以誠為詐以變為常先來之使為可疑諸軍之回為不武北方遂可玩南方眞可強異日必有任其責者故是行也非為我國蓋為彼國非為我生靈蓋為彼生靈不宜疑貳遷延牽於多議利害明白一言而决矣尤無以退師為不武而無意於取也彼之將帥多崇飾虛名以徼爵賞初以復讎攻蔡金源氏滅我師北還又以收復兩京灑掃山陵而犯河南遂敗盟約使江淮之民塗炭至今崇虛名而受實禍利歸將帥

禍及生靈茅土相聯節鉞相望而遺民安在抑可哀已
今師之退又必自以為功而以我無意於取而無能為
也昔國家破金師於滄河遂斂兵而去金人以為無意
於取中興可期恬不為慮既滅西夏平西域旋旆東指
一舉而取之今之師還使入果無意乎倚伏之幾不可
不察也崇明信昭大義乘時挈會安民而固社稷成不
世之盛事扶鴻烈於無窮挽回元氣春動山河離析分
崩幽厄憔悴盡為改色可不為乎經等不佞敢肆騰口

訖張布鼓於雷門蓋疆里限越區區茅塞不能縷悉故
罄竭狂斐冒於一言惟閣下孚照暑勇方盛萬望永綏
鈞履膺受厚福不宣

宿州再與三省樞密院書

大蒙古國信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等再拜奉書於宋
國三省樞密使相國公閣下經等欽奉聖旨賫擎國書
入宋國告登寶位仍布弭兵息民意自四月終至邊漣
楚上下累移文牒至於宿州又具書縷悉寂無來音禮

部郎中劉人傑親往計議亦不為報使居河麋露宿芟舍甚非所以待使人之意我以禮義奉辭而往而彼擯蔑鄙外一不以禮義答古者兵交使在其間今退師輸平墮隳崇好不審高明何故之以而為若是昔晉楚列國欲弭兵而安諸侯猶兩釋纍囚鍾儀如楚荀罃如晉各使求成矧於堂堂兩朝鏖兵聯戰久無期巳今日之事幸而集此方之晉楚不既大矣乎而乃不報如石投水如矢搭地蘊蓄疑慮必有所在以僕規測殆無藏覆

特遷怒重怨欲為孑孑報復之計夫摇蕩疆埸撑裂藩
垣荼毒生靈互為呑噬皆已事既往於今日何有使麾
臨境拒而不納漫為閼塞使得以窺為國淺深而示人
以不廣僕等非汲汲求入亦非貪仕冒進徒為口說者
以為兩國暴骨幾三十年遺黎殘姓殆欲殲盡上天悔
禍主上踐祚首用僕等畀以和議康濟瘡痍於是振衣
束髮慨然啟行副使何道寧本臨安人既入我朝着道
士服主上在潛邸時即以議和為請主上許之曰俟一

日當行既踐祚遂命與僕偕行僕等若知其不可亦非妄行者近朝廷聞猶未入境有詔北還且言秋高馬肥當整六師載為南伐僕即上章以為劉君等既入必不可行而後旋斾蓋以朝廷初發二使一入高麗一入宋國使高麗者未入其境而使者兩輩繼至項背相望一賀登寶位一請復故疆主上嘉之而許其請且於北京遼東搜括高麗人戸送還本國於是高麗遣子入侍僕等自離輦轂幾餘三月未見次第已被責問區區之心

以為此幾一失邊釁復動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寧負稽緩罪戾堅為之待庶幾有成明主上之意活兩國之人雖斥逐戮辱死、且無恨僕等久聞高議是其利害白日正中不必蓋覆牽於多議奉天子之恩命而久於河上盤桓而不進豈為僕等之辱亦閤下之所恐不免喋喋再為具此以重干瀆秋暑未艾萬望惠綏鈞履膺受厚福不宣

與宋國兩淮制置使書

經頓首再拜啟邇者欽承朝命猥備行人荷仁綸奉信函乘驛而至境上疆埸之吏不時達於是駐泊於五河朱秦二君至云執事開閫而國信始達且揄揚高議於是顧見之心益切以為鏗鏗之金聲炳炳之玉光輝映湯洞者有日乃今舍舟而騎蹈陸去水徑移儀真天啚厥幸而莫之見也雖然義同氣合則楚越肝膽背馳殊趣則對面九疑胷中之所茹蹇將以俎豆於左右者敢自靳乎嘗以為士之為學期於有用不區區於浮末天

之與已者大而已自小賦畀者皆有用而已自棄之也夫道以用而見天地萬物皆是也其或無用則天地萬物息人所以裁成輔相使天地萬物各盡其用而不使之息者也生生而不窮化化而不已任重道遠而不弊特立獨行而不挑嶷崿自致不與草木腐而埃塵蜚爲有用之學待有用之幾行有用之事或遇或不遇或成焉或否焉命與時不可期故有一時之用有一世之用有萬世之用不虛生不妄爲則建一時之事業建一世

之事業建萬世之事業事業雖殊而期於有用一也學而有用而終不遇則亦命焉耳矣學而無用與遇而不能以自用事幾去而功業墮失道左見安視天民之艴而莫之顧使天地萬物壞而俱不能以用可以為士乎哉僕始知為學則以是自淬厲憤悱以崛起嘗自誦曰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務邊幅事不作章句儒以為不屈則無以信不積則無以用乃束髮頓脰箝以益深索太極之藴鑿混沌之竅閉闗塞隊絶彼柔道進明

以晦續晝以夜求夫體以致夫用奪造化者有年而無幾與時不可用也乃剷欲樹志削去世蔓累九鼎以不移挽萬牛以不回以天下之至静觀天下之至動必可行可用也而後起今主上在潛開邸以待天下士徵車絡繹賁光丘園訪以治道期於湯武歲乙卯下令來徵乃慨然啟行以為兵亂四十餘年而孰能用士乎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也士於此時而不自用則吾民將膏鈇鉞糞土野其無孑遺矣故主上

踐祚首有是舉即命僕以行將以彗積年之凶釁頓百萬之鋒鋭存億兆之性命合三光五嶽之氣一四分五裂之心推九州四海之仁發萬世一時之機盡天地萬物無窮之用建天下後世無疆之事業以正人極以正天休是以主上以是命僕而不疑僕亦受之而不辭四月維夏冒暑而南既至邊方為憒憒朱秦二君繼至閫執事開閫賈公為相乃指天而賀以為有用之學今真有用矣於是開露肝臆觸忌冒諱作為一書言當世事

達於賈公以其不報又繼以書及再爲公移於執事非
敢妄意狂斐以爲二公之德之懿作新政治乘幾與時
其措置云爲必大有以異於前日主上踐祚於北二公
登拜於南而僕有是行一世之事業與萬世之事業可
由此而建生民自是而生矣於是忘其固陋不自量揆
蕪辭蔓語勇不自制喜而爲之多激而爲之切倒廩傾
囷無所藏蓋似大而誇其實懇惻昭著至盡而明也凡
辨天下之大事必立天下之大節而一之以誠豈區區

小智孑孑小數掩匿蔽昧而襲取之者所能哉故僕不敢竭盡也二書既備又屢言於闟移闟移既切又誓言於書式越行人之例負僭易之責裯複周悉期於一悟在僕者亦既盡矣其成與否則在執事於賈公執事顧面正朝賈公秉鈞當國合符應契中外持衡天開此幾為二公用治亂安危實此乎在其保合太和使羣生咸遂濡龐澤於不竭張鴻休於不朽致君於堯舜躋民於仁壽干戈不試朔南無虞遺黎殘姓復見慶歷大定之

治天地萬物各盡其用者惟所命挑怨與禍使餘鏑餘民殘盡而無孑遺者亦惟命僕之事業業已如是使卒有用對揚主上知遇不負於初心與所學者惟所命使之疐跋顛沛學於有用而卒無用者亦惟命雖然賈公於執事學際天人為一世元氣致位將相生民休戚之所係其所負任者亦自重矣又何俟僕淺淺之言哉嗟夫士之所患無時與不遇故有終身不能立一事者無時與不遇猶不忍自棄也猶著書垂世託之空言以自

見至於孟子之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議者猶以為功不在禹下矧於得時行道撥亂世反之正厝天下於治安者哉天道循環無往不復金亡以來兵亂極矣極而必治理勢然也故剥之上九稱碩果不食桓公無王而十年書王變風終陳而繼以豳聖人立經陳紀以為治極必亂亂極必治也今北朝則主上踐祚急於為治南朝則二公登拜咸與惟新事幾鼎來和氣荐至則僕之所學果有用矣自到五河及移沙洲綿歷五月書劄

闕移一無所報今始南轅大懼鄙外不能自進於門墻於是又為喋喋顧瞻江淮風濤滿筆胷次餘波亦為從臾不知江淨天澄徹去藩垣兩無猜阻竟在何日賈公望重地絶已重干瀆不敢復載區區之心惟執事是望未卜良晤冬律權輿萬望對時綏育膺受厚福不宣

李制置回書庭芝頓首拜啟奉使翰讀大學士比勞徒御來次淮壖知使指雅在弭兵綣惟我朝以仁立國儻信義交孚南北息警此聖主所樂為者一再詠

問備認輸情第信使以美意而來松壽乃懷姦以逞修南城闖北鎮幸我先備得以勝之以此而和殆類欺我今閫外方且飭備於行人之事未敢轉聞且令潘鎮參貝白此意必使松壽無害於成然後執事始可啣命造朝也冬寒更異珍嗇不宣十一月日庭芝頓首拜啓奉使翰讀大學士

再與宋國兩淮制置使書

經頓首拜啓自到境内既嘗改館復令幕中名德致書

置燕敬佩至意茲承朝命宣賜銀絹而加恩禮雖朝廷推仁實惟執事孱就之自出益為感刻然自陛辭南轅星窮歲易束臂舍館坐縻饔牢近過天基節方具劄拜辭而有是命馮馮翼翼以為便當束載而復寂然益為踧踖不寧事非難處不知何故之以而淹遠如是前書以淮安之役相訝今見省劄猶斥而不置淮安之役經等何與政所為魯酒薄而邯鄲圍者也夫邊將之事行人之禮初不相干況我輩乃主上之使非李公之使欵

兵之計殆不其然第恐歲月淹久聘使不出中間緼蓄別起端倪李公素號驍雄而又驟勝一旦折辱不能寸克則乘驛而上以拘信使平南城激怒廟堂移檄諸鎮而起忿兵東務方作畨人在野飄忽而入再為揚塵則貴朝必起應兵兵端一交禍亂何時而已使人何日而歸乎且青齊塔察國王之分土而李公王之妹婿也伯姬雖没叔姬復來今王有定策之功而士馬精强必相率而致怒故宜早令我輩北還經雖不武亦能以理譬

解而抑其鋒其修南城襲北城戰淮安亦得敷奏明其師之曲直顧惟方今之事無大於此而無急於此者宜急而反緩何也抑又思之以堂堂大宋而與區區一鎮將校短量長而屢以為辭得無使人得以窺其淺深而擬議之乎嗚呼中州遺士鋒鏑之餘收其驚魂引其餘息營緝鳩贊締和圖安回生意於寒原泮氷天於雪國發為陽春再立元氣而有主上斷然行此雖云天意亦人力也治亂之幾於是乎在後來之英俊一世之豪傑

斂羽毛待風飈伺隙而投間者莫不引領拭目共觀此
舉頓兵鋒之銳服豪傑之心塞覬覦之意老悍健之師
雖不墮都銷甲使之戢縮自退而無所施厝天下於治
安此其時矣議者必曰北方有故姑留信使吾當收下
莊之利或以為故境可復中原可圖聽玄謨所陳豈無
封狼居胥意以是而稽遲殆必誤國夫南北之事漢晉
以來至於今其成敗皆可考親仁善鄰則治締怨連禍
則亂無出此二者自非大亂滅亡一彼一此徒以斃民

義之之書蔡謨之議藥石之言也矧於自古易代之際不無小梗骨肉之間豈皆安和周之管蔡漢之吳楚唐之巢隱皆是也雖或稱亂終以殘滅詎可以是為利而隳好崇讎乎今主上應期開運資賦英明喜衣冠崇禮樂樂賢下士甚得中土之心久為諸王推戴稽諸氣數觀其德度漢高帝唐太宗魏孝文之流也故宜先於此復以成歡盟夫内交於牽聯有故之際則易求成於安强無事之時則難此經所以披露肝臆不避僭易借箸

而為籌者也事至今日處置云為在君相與執事君相則不敢干瀆以重取罪故又振凌滯氣撼搖枯舌强為一鳴而復於執事也庶幾與此新歲共成陽和發育萬物咸躋仁壽

上宋主請區處書

大蒙古國信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等謹昧死載拜獻書于大宋皇帝闕下前歲三月主上踐祚命經等奉書告登寶位輸平繼好弭兵息民經等草芥固不足以奉

揚明命然亦不敢貪冒行李昧於一來以久閒陛下仁聖而主上亦以仁行竊不自揆庶幾兩朝之仁因是以達於天下於是沛然而行而不忌也六月初至境上于五河于濠梁于儀真今凡九月夫以兩朝之大兩國之重生民之事之多敢自以為淹而私憚煩有欲速之心乎初未入境時見陛下批荅王楫等事有云中孚信及豚魚忠信行乎蠻貊彼以善意而來朕秉至誠若夫成功則天也以為仁聖如此而主上又先以信使申以忱

辭下臣獲考其無疑矣乃今綿易歲月縻耗餼牢積委
賚予迄無成命實為不寧顧惟經等鄙外踈遠重以羈
旅宜乎頓滯卒不自露芻荛則驗茂之面終無異於滅
明竊惟王者王有天下必以天下為度恢弘正大不限
中表而有偏駮之意也建極垂統不頗不撓心乎生民
不心乎夷夏而有彼我之私也故能奄有四海長世隆
平包并遍覆如天之大使天下後世推其聖而歸其仁
故孔子贊堯曰大哉民無能名贊禹曰吾無間然言其

君人之度如此其道其德乃如此也故貴朝高宗皇帝有曰國家兵不及漢地不及隋民不及唐所以維持人心者風俗也風俗者何仁也仁者何愛利而不殺公普而不偏犯而不校遜而不爭不以地以道不以力以德不以衆以禮上下薫陶守之如一所以為三百餘年之命脉也太祖皇帝初受推戴入京師兵不血刃嗚咽流涕感人心而服天命仁之原也親平三叛置燕雲而不取授李彝興以節鉞仁之度也創業垂統闊略宏遠立

廣大之規模使聖子神孫儀刑世守至於太宗皇帝剷
拾諸僭平有河東威靈大振益務德教期於休息真宗
皇帝澶淵之役從綏勿及反窮守約而與其成圖惟安治
仁宗皇帝推明信義再為定盟由是海內乂安隆於禮義
民物滋殖教化盛行遂成風俗高宗皇帝所以推本而言
為之力行知鞭之長不及馬腹匿瑕藏疾再造區夏奉安
列聖保宥下民積德累功祈天永命多歷年數而中興之
主也聖聖相承罔有逸德故能見遠金夏人之滅以至于

今而紀綱正君臣和風俗厚文物盛藹然仁愛之治遠軼漢唐駸駸乎三代比隆也恭惟陛下久御宇内仁間四塞積德而化内恕以仁故能遇譬不聳舋禍不鑠今當天人厭亂碩果不食接續元氣迓衡弭亂之時政陛下恢弘正大撤去藩垣親仁善鄰墮𨻶崇好張皇一人大明公恕以天下為度之日也夫貴朝之與本朝初無大故三十年間雖事之殷𣇈承通好而本朝多故卒無有成蓋天方開亂聯戰鏖兵彗撲鼎亨大有以革其曲直之責亦有自任之者本朝

立國五十餘年天將韜戢鋒銳而底安治故令聖德集於
主上資賦仁明樂聞善道喜衣冠躬禮遜樂賢下士自在
潛邸已符人望於是致之先帝而退守藩服聘起儒生講
論書史究明理學問以治道嘗以為創法立制乃可底平
弭兵息民其先務也先帝嘗為大舉主上力諫諫而不從
致有合州之役受詔東出至于渡江實非本心十餘年間
遵養時晦將以大賚于民者今始得行故即位之初首命
經等奔走致書此亦曠古希闊之遇南北二朝罕有之幾

也以為揚鞭而入挂席而出即見二境玉帛交馳於是經等握其機汲汲而來豈意貴朝牽於疑置而不急必有横議以移天聰蝟起事端各陳便利自以為公私而不國荏釁種禍因為交亂大見鄙外以誤某等夫較短量長欲圖報復者淺淺之謀也姑留信使坐以觀變者孑孑之計也交亂輸款以圖夾攻者良嗣之徒誤國之人也貴朝以仁立政陛下以仁存心夫豈必爾為冦讎無容為善自新必爾於擯蔑而絕之無乃亦有所失非聖

人先王維持人心之意乎且其等之來斷然為之以行夙心者主上也合謀啟迪對揚天衷者欲親諸王也經營比次計安遺黎者六七儒生也夫狡焉思啟封疆以亂為利者何國蔑有燕嶺之北河湟之西姑置勿論藩方侯伯牙錯棊置各土其地各分其民擅賦專殺父死子沒今一再傳年皆未及四十書傳方略時務情偽莫不明練而各握重兵多者五七萬少者亦不下二三萬比年以來屢戰長征山川險易靡不周知以經觀之其

寧甘於束臂坐老歲月志富貴而已哉以主上英明統御有方懷服有道故皆雲從景附若今信使交通相與報聘申畫疆理要結好事講睦修文數年之間紓餘舒徐鎮壓解弛使其壯健衰猛厲弊干戈朽鈇鉞鈍强雄之氣潛以消沮殺戮之運庶得少回貴朝祖宗仁愛風澤亦得流諸華而濟諸人以引以翼傳之無窮則自陛下始不然則事幾差繆威武再奮各得信其藴隆鞲鷹柙虎掣去突出際風飈之會起雲霄之志相與牽聯共

為飃颻北朝有事則南朝不能無事一塵河朔載渡江淮則誰復誰何聘而不報使而不入某等何惜弟恐異日有以歸曲而或傷累朝之仁累聖政之萬一也昔韓愈述破蔡之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日之事某亦謂在陛下斷之而已夫天為剛德人君體之剛故明明故不惑不惑故能斷斷則天下大事無不行亦無不成天下恃之以安也牽於多議優游不斷漢祚所以中衰天下亦因以亂也詩曰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書曰惟

克果斷乃罔後艱陛下聖學高明英偉夙著何待疎遠
之臣之言哉某等自啟行南轅至於入國南北之事一
無聞知其間變故已與初終錯迕不同兩朝之事朝夕
之間變不可必一日則有一日之變一月則有一月之
變某等之歲月有限兩朝之變故無窮以有限之歲月
待無窮之變故某等何辜哉伏望陛下仁覆矜閔察其
螻蟻體太祖一仁之本原太宗一仁之涵養真宗一仁
之要約仁宗一仁之風俗高宗一仁之命脉不限中表

不為鄙外不必乎南北必乎生民荅主上之盛意允遺黎之徯望秉機趣會攄扶潛慝保合太和使天下後世稱陛下之仁曰五十年之兵亂至是而止經等亦得因依末光守先世之敝廬涵泳太平感恩佩德死且不朽聘而不報使而不入因仍苟且遂成變故締和圖安反以稱亂陛下之仁不能及天下主上之命不能達則經不能共職遂隳好事負君負國自怨自艾永以自責亦死且不朽如申命下吏畀一明命無庸此輩玷汚壤土

姑緩其死俾完守以歸使主上治其無才無術曠日淹久卒無有成之罪亦死且不朽自至境内已嘗致書於執政及制閫又因給賜上表陳謝因以陳情顧惟經等之技之心亦已傾盡而猶未白也故有申飾固陋罄竭悃赤剸劃肝肺觸忌冒諱天威不違顧豈敢有藉襲而或蘄隱貴朝元老碩徳如雲如林陛下聰明神智幽遐罔蔽其處置云為必大有以允當也何待經言雖然言之重辭之複其間必有大善惡故春秋有屢書載書聖

人定書則夏之書四商之書十有七周之書三十有二非故如是之少如是之多也君臣之間信則言簡而略不信則言重而繁矧於二國之間風俗不同好使不通信義不孚大兵之後而濟以言又關塞頓阻不能成行故鬱於中而有不能已焉者所以喋喋嘐嘐知其獲戾而不顧也陽靈扇和伏願對時育物大庇生民允屬塵望經等謹昧死載拜以聞

與宋國丞相書

經頓首載拜啟太師丞相國公閣下自啣命造境授館
儀真累蒙燕勞敬佩至意近又傳宣撫問而加給賜不
能隨即裁謝是懼是惶經居燕趙之交在馬牛下風天
淵海山懸邈限越而於是時已聞執事之議渢渢灝灝
從臾一時私相告語以為必相天子而底南北之平一
日亦槩受其賜及主上踐祚經承乏之使人則聞執事果
膺登拜符敉寧之幾會隆平之運大允南北之望龎艾
輝炳瑞日祥雲胥增天光於是趯趯而喜而莫之勝也

昔遼主聞相溫公乃敕邊吏曰無或生事中國相司馬矣今執事為相而主上適命輸平之使宛然翕合不無以司馬公之事業望於執事也夫天之所以賦畀於人不偶然也有是君則畀是相有是相畀是事業人之所以荷天之畀亦不易也相是君則行是事所以事天也政有所未立吾相矣吾當為立也事有所未行吾相矣吾當為行也以至亂有所未弭民有所未寧君子有所未用小人有所未去吾君之未遑吾法之未備吾相矣

吾其能已哉及汲汲焉獎獎焉不敢少有暇逸必去必行而後廢者舉缺者備弊者革然後取古之人相君而未嘗格之君者舉而行之為一王法增益前人之光而為日新之政則相業至矣事君盡矣事天謹矣嘗以為周公相武王有未下車而行者有下車而行者至於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奚為如是之急哉一有所未行則民有所未請也而或自暇自逸豈先王相我後人日昃不食咸和萬民之意哉蓋亦不得已也故溫公作相

曾不幾年新法之未便舊典之當舉者更易殆遍至於憂老以終天下至今稱爲賢相不敢以急遽責去民之厓底民之寧當如是也竊惟方今之勢禍天下者兵福天下者和相君而宅人者當何如哉去其所禍就其所福可也夫爲禍福者在於北成禍福者在於南且如北朝不肯休兵夫孰能止之雖南朝欲休而莫能休也南朝欲和而北朝不從雖欲和而豈能和也哉故爲之計者北人好用兵因其欲止而止之鮮於和因其欲和而

和之則亂可弭而天下被其福也好用兵而激之以兵鮮於和而拒而不和則亂無期已而天下被其禍也故曰為禍福者在乎北成禍福者在乎南本朝與貴朝初無大故無故而交兵者幾三十年未知孰主張是而使至此極也天哀遺黎濟剥以復主上踐祚下止兵之詔發輸平之使導迎嘉貺去天下之禍集天下之福適執事登拜於南是天贊之使大有以成變茲福於無窮也以為貴朝几不及布庭不及灑僕等有以得道路稽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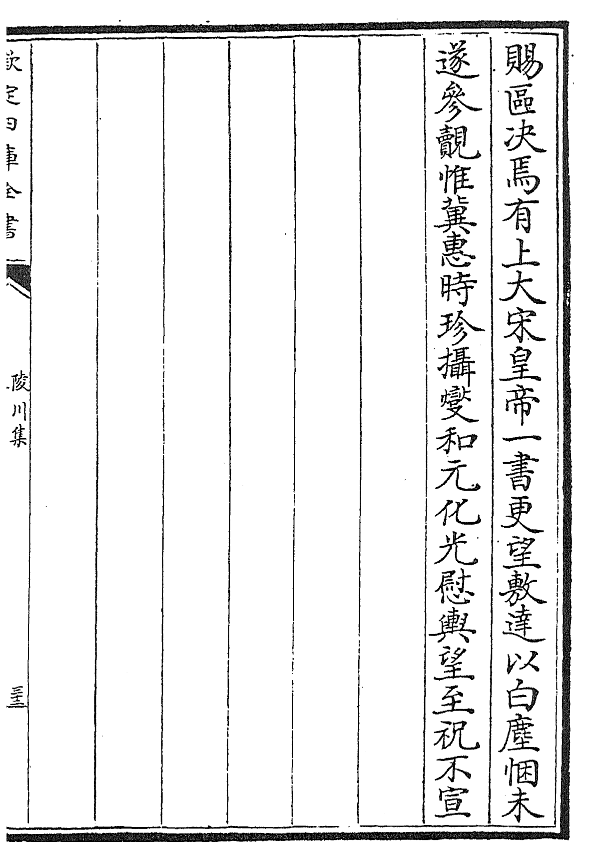
之罪匍匐一拜啟鑰進書合兩朝之和為一元之氣洋洋之幾波湊鼎集措天下於萬世一時出生民於萬死一生使天下後世稱之曰雖北朝仁愛之心而成之者執事也由是以開惟新之務裨益相業翼明中興而乃館留儀真淹易歲月宜急而緩實有所未解也自陛辭入境南北之事一無所聞每與一二介佐自責自咎無乃主上舉之之失而未見也行之之速乃宜速也無乃僕等委之之非而不知也命之之違而弗敢也何至於

是也方今之事莫大於此莫急於此而淹緩如是反而求之既不在於主上又不在於僕等不知孰為之而孰致之抑其天欲未福於民而猶將以禍之也抑其為人階禍而不欲其福也推明其故而莫之知也抑其不無望於執事抑亦不敢蔽於執事而敷心腹而自獻也其或是也與或非也惟執事處也其使進見以達主上之命而復書遣使以成其好固所望也其使進見復書於僕等不遣使而命之回亦可也其不使進見具書遣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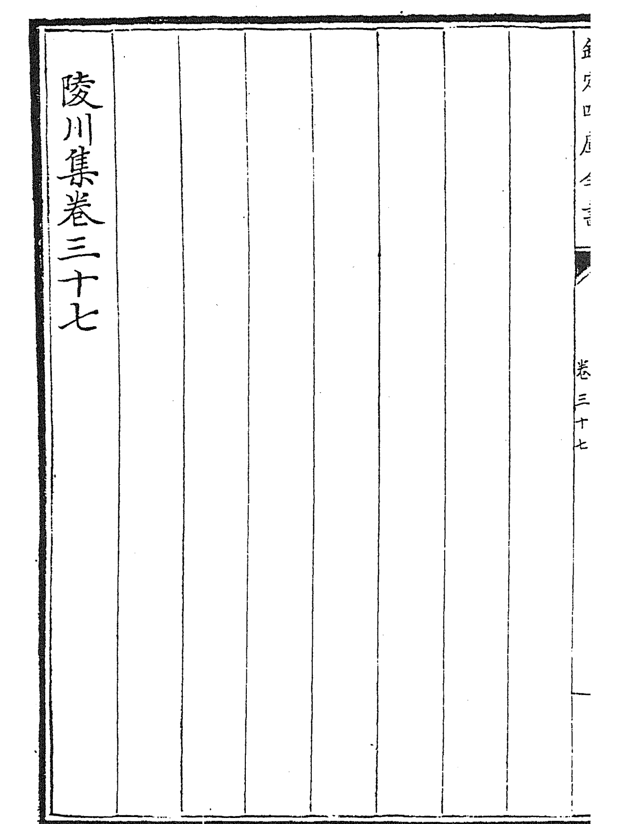
俾與僕等即此俱回亦可也其不使進見不具書不遣使命僕即此而回亦可也是豈執事欲為之或其事勢一出於此有不得已者抑僕等嘗亦受教於君子固非生事而交亂者也其即此而回則亦平心易氣告諸主上以為貴朝與執事非故為此有不得已焉者方圖後舉汲汲而至也主上聖度優宏既先以禮夫豈增忿返以自違亦必恭己而待矣第恐執事牽於多故念不及此僕等不能進不能回而猶在於此方春疫起或有變

故虛其望而失其期莫能追悔僕等何恨第恐有以瑕纇於相業也嗚呼僕等兵亂之後束髮志學期於有用而行之也遭遇主上樂賢下士即受弓旌之聘及其即位而有是命慨然而行如或藉賴脫民於兵而底於成使南北少見安治則執事之賜也㚇跋顛踣水益深火益熱坐視天民之斃而莫之援所學所志卒無有用貽天下後世之非則僕之責也於執事何有哉竊觀河朔自金亡之後碩士大老英偉之人流落殆盡而一二慭

遺收緝殘墜致之主上乃有今日其發詔命使之時莫不扶杖引領惻然沾涕曰不圖今日復見盛事更須忍死以覩其成厭亂者則如是也後生晚進無科舉之羈束無學校之礲錯自其童丱便習兵草其肯如是乎瑰岸突兀隱隱自負莫不自以為王猛高允崔浩蘇綽將自致覇王之略姑刮目視此以為進退也慰老成之望服英俊之心在茲舉矣執事必有以處之也積日累月久為茹突感於德度為一快吐惟亮其淹抑而加恕蚤



賜匾決馬有上大宋皇帝一書更望敷達以白塵悃未遂參覲惟冀惠時珍攝燮和元化光慰輿望至祝不宣



陵川集卷三十七

陵川集卷三十八

元 郝經 撰

使宋文移

再與宋國丞相書

經頓首載拜啓太師丞相國公閣下曩者南北定盟國有定命使有定辭禮有定數使來如歸往反之間不過三數旬無出疆之專無請覲之私無僭易之言周旋禮

律加之以敏而已矣故禮無不答行李不淹國家安其利生民被其澤而使人亦擅皇華之美振耀一世而以為榮也若夫盟好未定約言未成變故相仍梗塞猶在則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請覿不以為私多言不以為僭故張溫使蜀未見而先抗表鄧芝使吴見拒而即通書論者以為得而不以為失經等自到境上至於授館如無阻遏即得成禮自視區區兵亂之餘糠粃土苴之學將覯禮慕儀焜音渾煌未見瞻顧之不暇安敢輒自

振暴露短於三百餘年文物禮樂之朝乎以為疆場交兵幾三十年宿憾蘊隆怒氣旁魄一旦欲使委餒銷鑠舒徐安緩而底之平非大為剖白則不能也於是弊弊纚纚忌其固陋不計辭之工拙時之忌諱而楞然傾盡苟能解鄉閭之鬭則雖被髮纓冠而亦往虎害可除則攘臂下車從為士者之笑果可濟人濡乘輿而不愧於無術也既朝廷不得造執事不得見制使不得接於是作為表書關移公牒而皆不見答經等如是之無所蘄汲汲切切而誠且盡

而貴朝乃鄙外不急置而不問如是之擯蔑也必議者之不察以為此輩不識時務大兵之後敢涉吾地而踵王楫譚浩之故計必爾乎拘之雖執事高明正大横議之多不能無摇於中而亦有意乎督過之也不然何錮滯淹抑之如是經等亦頗受教於君子不畏義死不榮幸生夫豈一旦臨小利害遽有所惜第恐傷貴朝積累之仁失遺黎徯蘇之望啟豪傑覬覦之心種南北殺戮之禍中州遺士經營啟沃之勤無所濟主上兼愛好生屈已通好之

美意無所成此所以重為之惜懇懇漼漼猶以為言也夫天下之安危幾而已矣一失猶可不可再也再失猶可不可復再也主上自在潛邸貴朝奉使王元善等至朔廷所持書幣實在貴朝皇帝主上以為國家用兵歲久議和通好此其時矣雖前朝事今日猶可行也乃聘師儒魏璠王鶚以議之及先皇帝踐祚遂命送還貴朝奉使遣昭蘇黙等報聘以不使入見歲月淹遠遂人藉以激怒於是有合州之役主上每為咄唶嗟惜當時主

上方御西師南平大理不見處置使人之事向使主上
在先帝左右必不至於是故生此厲階至今為梗是事
幾一失也歲戊午主上行營至真定之北牛鎮謂經曰
令師之出皇帝所命也一日事定汝為吾使宋講信通
好以安百姓經拜手曰經不佞不能奉承明命弭兵息
民天地人神之福也其何敢辭主上曰一日便當行耳
乃知主上通好弭兵之心有素也及其渡江得合州凶
聞乃議班師令丞相趙公於鄂州東北隅萬人敵下與

貴朝約言曰如辭順便可許和退師而言者忽略不一
竟不得底要是事幾載失也雖然猶命緩攻退師喻蒙
古漢軍諸帥曰我今北定大事汝輩勿復攻擊總攝諸
軍濵江駐劄無得侵掠以俟後命遂乘驛而北不意蒙
古漢軍諸帥不遵約束攻城侵掠備極兇暴大傷和氣
主上既至開平受諸王推戴即下詔於順天起經於病
中畀之書命授以金虎符令奉使貴朝告登寶位布弭
兵息民意命經略史公賫詔往江上諭旨言有信使仍

還江上兵適蒙古漢軍諸帥棄師北歸而史公不得前
主上即欲治諸帥方命擅回之罪而值即位大赦雖貸
而未釋也時經等已在路月餘既至東平而李行省連
三致書言近遣人於淮安報信使之至仍先奉書要結
好事為葉安撫所殺且開毀都亭驛下詔告諭誓不與
北和公等毋入不測也既而又令一幕官來邀令回經
等以為主上美意有素今日甫行千載一時不可中止
宋國禮義之邦專務德化事循典則寧有不測茍盡吾

誠以奉吾君之仁逮續兩朝遺黎既絶之命其成與否繫之於天且仗節即路之日百姓無不遮馬快覩至有涕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見盛事人情如此天意必從吾輩豈可懷私偷安半途而廢乃移文告諭沿邊守將不得無故興師摇蕩疆埸西至雲南東傳於海鎸戒諄複重為細勒遂自嶄宿至於五河責朝果遷延不納一行介佐三節人員莫不請回經等以為事至今日更為少忍露宿茇舍泥飲糲食蚊蚋之與居狐狸之與伍枕凷

藉蛇暴冒氛霧嘔泄並作瘴癘交攻而不憚也如是者三月及朱制幹秦通判相邀登舟乃拜表闕廷移文邊鎮以為順流東下便當成行而復泝流而西置之沙洲者一月儀真授館以來雖恩禮加厚坐享饔牢而使人之事竟莫區處今復九月初謂本朝有故請回而不許及得蘄宿回文復無他故而又不放還如稽留我輩有益貴朝雖老死片天之下不以為憾如其無益徒役人衆耗縻稟餼箝口束臂塊處株守面四壁而不聞無一

人而與問事勢淹遠人情憚煩多言而必謂之躁催請而必謂之急不言而必謂之怒喟歎自艾而必謂之怨積日累月必得罪於衆左右矣不能成事而反生事此焉是懼且朮速門之事合州之役武昌之舉江上之師皆先朝之事非主上之所欲爲主上之心經等所奉行者前歲三月二十四日之事也迄今乃復周歲其間事勢與國書所言詔命所授必皆不同貴朝難以處置經等何由入見惟執事加察曲爲開奏即賜區處如信及

經等成禮遣使保於無虞兼以與蕲宿文字已言貴朝
具禮遣使達之本朝矣如猶有疑必於難處放令歸國
以為後圖不然則寢以生變進退不能孛行省之言為
驗經等獨受室蔽迂濶之責事幾復再失之則南北永
無好合之事天下後世無復有為生民横身負任者主
上必謂汝輩嘗謂此事宜行令乃如是責其偽妄則皆
得罪中州遺士無復子遺是最可痛也事勢如此關係
重大雖有雷霆之怒斧鉞之威必復再干瀆而不顧也

久在舍館從史下風饜聞執事之議善處大事能弭大變出御藩方入總庶政始則有陶士行之敏而威名則過中則有謝安石之賢而德度則優將以導迎和氣弘大信於天下以成其終經等之事所以動天下之幾而莫有大焉者宜乎執事之謹處之也束裝荷擔拜書鶴立佇聆明命暑勇方盛萬望對時珍育膺受厚福不宣

復與宋國丞相論本朝兵亂書

經頓首再拜啟太師丞相國公閤下久在舍館累塵清

聽知以數瀆獲戾而國家利害民生休戚茹塞塡梗不能自制故不復計其煩疊若貴朝疑而不處僕等嘿而不言則差池更端錯迕兩置日益背左睽離乖隔何時而已使人之事當變故非常之時則竭盡忠赤力為剖白開陳利害萬折不𠷣職分然也豈箝口從諛以常自處靡靡碌碌坐制於時甘為賤丈夫則非惟僕等之辱亦執事之所惡也今日之事固知進退在於執事從死在於執事使之榮使之辱皆在於執事固惟所處也抑

其有誤於執事者可靳忍閉嘿從其誤而不變乎非惟誤於執事顧亦誤於僕等非惟誤於僕等顧亦誤於二國僕等之死從進退之事小二國之治亂安危之事大雖不見信尤當論列也昔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韓文公三上書宰相豈去之不勇求之太切乎君子濟世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豈有一不見信則悻悻而去遂自棄絶哉僕等啣命造境歲月淹遠言之不為不盡待之不為不久初以李行省之事相迓今則不復犯邊復

以訛言變故相動今則萬安無事而猶不放還無乃說者以西王之梗指擬為辭將以僕等為藉手之具以之幸災觀變乎是所謂誤於執事者也夫貴朝億料之見豈若僕等之親見間探不根之說豈若僕等之親說說者必謂北方有故西王爭衡主上之立有可議西王之勢反可興如此而稽留如此而待變如此而誤執事如此而誤兩國豈可不為之辨遂使卒有誤乎夫主上之立固其所也太母有與賢之意先帝無立子之詔主上

雖在潛邸久符人望而又以親則尊以德則厚以功則大以理則順愛養中國寬仁愛人樂賢下士甚得夷夏之心有漢唐英主之風加以地廣衆盛將猛兵強神斷威靈風蜚雷厲其為天下主無疑也故屬籍之尊而賢者哈丹大王先帝之終率先推戴摩該大王主上庶弟也在諸王中英賢亞於主上嘗處大事不動聲色先帝臨終畀以後事先歸推戴塔察國王士馬精強嘗代主上帥東諸侯亦先推戴錫喇大王總統西師奄征西海

鎮壓西域三十餘國主上毋弟也去中國三萬餘里亦遣使勸進言兄亡弟及祖宗法也長兄既没次兄當立兄若不立吾誰與歸主上乃集大統應天人也即位之初首發信使通好貴朝弭兵息民聘起諸儒更定制度則賢主也不意一二懽罘不逞之徒糾合奴隸間離骨肉劫立阿哩克布克大王締起兵端拒命漠北以次則幼以事則逆以衆則寡以地則偏兵食不足素無人望一時跳踉終就擒同搯音㩴滅夫開平至和林四千餘里彼所

據之地又去和林西北三千餘里在金鐵山外其極北則古里格等西南則火石林牙諸回鶻也乃漢西突厥北偏地窮荒徼陰寒少水草薄土瘠大抵皆沙石也其所從之人惟是西域近左小小部族為所脅制者如為必死之寇并命衝突不過乎闊瀚海窺河湟摇蕩遐裔而波斯外五大食安息等皆西域强國與相犬牙亦足相制剏於錫喇大王統御西土其容大肆僭逼縱使刼制其子詎肯以兄臣弟且其兵勢足以自帝一方又詎

肯以衆從寡以順從逆以強從弱則彼卒無所成無所疑也今主上既以正立一時豪傑雲從景附全制本國奄有中夏挾輔遼右白霫（音習）樂浪玄菟穢貊朝鮮面左燕雲常代控引西夏秦隴吐蕃雲南則王燭金甌未為玷缺藩牆不穴根本強固倍半於金源五倍於契丹縱彼小有侵軼則塔察國王一旅足以平盪其餘三十餘王猶卷甲牧馬從容營衛矧於中國諸侯如史如李如嚴如張如劉如汪等大者五六萬小者不下二三萬處

將勁卒荏習兵草騎射馳突視蒙古回鶻尤為猛鷙則
前日北方之强轉而為中國其肯使蠹國害民之尤者
復肆虵豕彼雖死寇此亦死敵也彼之崛强祇足以自
斃而不足以為害明矣說者豈可以便小本朝謂秦無
人以先遣使便謂怯弱拘留待變夫三百餘年禮義之
朝論議之多當如是乎且先帝即位此輩挑亂起釁各
肆窺窬主上令發回王元善等因以修好此輩則故為
沮壞以之激怒致令先帝有合州之役武昌之舉交廣

之師南北生靈頻斃數百萬先帝既終意猶未已前歲二月復令托里齊等大起蒙古漢軍十丁內再起兩名以之西行部籍既定方行點數主上乘驛禽縛即罷其役向使此輩可量也初主上未立中國無備之時此輩乘之先人奪人或因可入令中國之備日修彼之力日憊宛轉頻斃寖以朘削何所從入第恐窘急奪命穿捽西偏迆迆而南一日或為貴朝之憂則政當講信修睦通好合勢守衛中國計安元元貴朝備施黔以西交趾

以南塞黎雅之險增嘉定之戍本朝備漠北河右瓜肅涼隴錫喇大王蟠亘西域扼其吭拊其背不能有為則中國之禍庶幾乎息何乃覊持信使坐以觀變貴朝之策果安在乎昔朝太祖陳濟斯皇帝初并有諸部與汪罕連戰言者謂金源章宗曰彼之相攻中國之利他人之闕不在已家不為之謀卒以失國本朝烈祖托欒皇帝自金房穿出貴朝襄陽守臣以為是將圖金何與於我不為之拒四川荆襄隨以陷没凡守經事而不知權

忽於近幾而無遠慮鮮有不敗者且天下之勢如一人之身使心廣體胖丰容無故則可共為安泰如一處受病則舉身不寧焉有斷一臂去半身從其潰腐不為砭焫同爇音屑謂未至腹心以為無疾可乎使主上萬安中國無事則貴朝可以安坐說者可以待變姑行譏悉以昧執事如天未悔禍萬一有梗南北牽連相與鴻洞貴朝豈能常如今日則說者之誤非為觀變是自待變也故契丹之滅禍延及於貴朝金源之滅禍復及於貴朝以

及於今其可再令北方有故乎如其有故可以為懼而不可以為幸也故為貴朝計者急於北復保合太和亟謀唇齒葺護藩籬修理邊防奬率將士却浮摇之議定堅凝之盟逐生事之人必力行為無所藉借南北兩朝庶底安定僕等此言擬於面進既無入見之理亦無交際之期故規規反復瀝血刳肝又至此極說者又必以為狂為愚一日或有驗則渠亦必復以為知言也竊惟執事高明正大練達事幾慷慨服義必以為此惟說者

之生事小智自私不與利害咸於頰舌恣為營惑指近利以為功引遠事以為證曲牵合以為辭知常而不知變見迹而不見理蔽俗而不知權或有誤於執事亦并誤於僕等惟加亮察幸甚幸甚

過總管回降與賈丞相書

云云自接納以來禮意隆茂以國事限越望崇地絶不能屢通音敬惶愧惶愧然再更冬歳月深久累為祈請不見區處未知何故之以而艱阻如是僕等奉承明命

通好弭兵計安元元以入貴朝其進退可否則定於接納之初邀之以入不使之出竊惟貴朝必不其然貴朝三百餘年仁政是行禮義為治不為駁雜之事純務王化以崇明信豈於通好使人亦既接納無故而不使之見有故而不使之還固為覊留不與明降大為擯蔑終於不遣如夏人之拒命契丹之敗盟金源之仇敵使人之來貴朝處置逆則益推之以恩悖則益加之以禮不校尤分曲天下莫不稱貴朝之義至於本朝王楫之往

反無成昭蘇默等要以難行之事責朝皆置度外不重怒復怨禮而歸之天下莫不稱貴朝之仁豈獨於僕等而特有以異乎哉顧僕等之事非有大難處者如事體之不定變故之不虞横潰之衝隔緼畜之蠧壞徒重恩禮而誤於接納别有牽制而疑於發遣事至今日亦宜通情相告諸所藏蓋一皆開剖撤去藩籬掃平畦畛豁堂奥之深邃敞宫府之洞達使僕等吞茹心服雖賜之鈇鉞亦含笑入地何用如是之重且難乎委如本朝有

故至於分裂壞亂不能以國貴朝欲圖報復則下一明詔却還其使命將出師無施不可貴朝酌進退之禮僕等全所守而歸貴朝得義理之當僕等盡臣子之節則於事體兩無虧損貴朝建極垂統保衛宗社維持人心忠臣義士節節山立以至於今名教之力也豈忍使僕等束臂兀坐失守喪節隕辱君命背棄名教則亦貴朝之所惡夫復讎者不折莫干矢惟射者之發故交兵亦行其使使人通好必有何罪而拘留不遣至竟貴朝有

可乘之幾又焉用僕等而為疣贅以相梗礙必本朝可
與又焉用僕等淹遠歲月以稽好事至若貴朝長驅底
定捷奏交馳版圖麇至則自貴朝事僕等亦當復命無
遂留之理必本朝不幸果如貴朝所言復隍之變迄無
所歸則僕等亦當壇帷致使三踊盡哭在我者盡而後
事天待命必不偷生因仍茍且以自織縱使貴朝不以
為戮復何面目以見中州遺士僕等之事止於是而已
而日益昧沒漭無津涯反復思惟蜎起百端絜天斟海

都所未解而二年之間四壁之外一無聞知塊處株守如幕上之燕釜中之魚凡諸文移如石投水隻字片紙不與交關使之局脊無聊號呼宛轉而卒莫之問生平之所趧趧初心之所惱惱一朝磨滅晦蝕殆盡而竟無矜閔者則亦命焉耳國事稽遲而家不能恤志力衰塞而親不能養未知何以獲戾而至此極既言本朝兵亂再報異聞不接國書却言入見事體違左必不可行令又坐待數月復及回降引見之期亦無明降不能復自

喋默故又一鳴激切之罪有所不避初望執事而來不請於執事則將焉往執事方隆相業遂底雍熙協贊中興巍然當國政爾駕馭英賢慰允人望豈獨使不幸使人沉頓於此以傷和氣望賜矜察斷為區處即此發還終貴朝曠蕩之恩全僕等區區之節幸甚幸甚惠風扇和萬望對時茂育膺受厚福光慰輿望不宣

與賈丞相書

經頓首再拜啓太師丞相國公閤下一自授館屢易星

歲竟不獲瞻望輝光漫為傾佇爾者牒請亦無回音不免再為干瀆經等之事本自易處數年之間不克進退是用喋喋以重速戾蓋不敢欺貴朝亦不敢負本朝復不敢自欺亦不敢欺天下後世以誤生靈終不見報且屢為有司扞格必其陳說不合事體而徒致干聒是以歲月益遠變故益深睽離猕隔置而不問夫主上之命使人而不忌經之奉命而不疑皆以素聞執事之議指擬而來以為好事必成不知孰為厲階至今為梗一室

之内旁薄抑塞顛連宛轉天所賦予已所固有平昔之負任及今之所奉行者沮撓銷鑠漸欲澌盡而復遭遇貴朝大故隳甈解瓦復無所望是天靳福祉禍未欲天下平治阻遏之極又重以此非惟貴朝之不幸其於使人尤大不幸嚮者事勢乖張今復氣數翻覆則經等安用仍在館舍執事方處伊周之任佐重光之命百官以聽四海仰成大聲轟磤正氣崛阜興滯補弊革訛飭陋事有壅而必行釁有積而必彗理有暗而必燭勢有悖

而必回蕩滌振厲烜赫一世咸與惟新經等之事既久
且廢屯艱亦極亦望賜一區處如本朝可與不替好事
經雖不佞亦足付畀如其有故終於無成亦望縱遣以
間館吏經等貪冒不識事幾以入貴朝同夫俘執固所
甘心今既數年新朝肆青亦與昭雪昔魏武之於關侯
梁高祖之於賀拔勝孔明之於徐庶皆謀臣猛將反覆
去就知其無留意猶不固止矧於通好使人斷無不歸
之理而貴朝亦無終止之義區區一介留之不足以為

益去之不足以為損焉用耗糜饔牢幽閉歎嗟以傷和氣曩時無故彌成阿衡亦在執事只今有故轉斡剖決尤在執事執事為之接納執事為之區處保宥終全以禮進退則更生之賜皆執事之自出銘佩之意永永不磨若夫簇布氣惟冀惠綏鈞履膺受厚福不宣

陵川集卷三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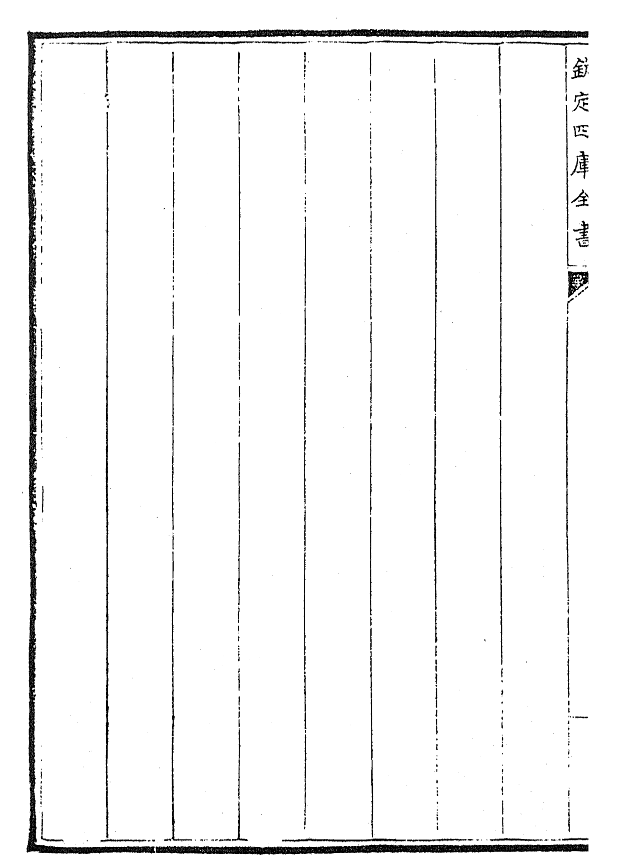
謹案三十七卷第五頁前六行昭蘇默舊作木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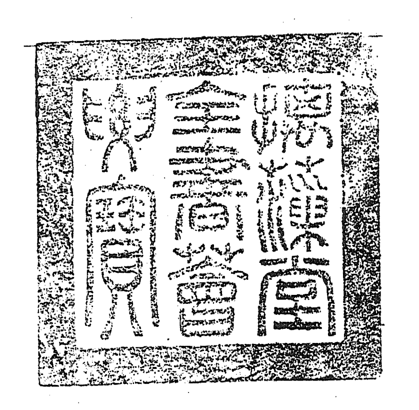
門今改後倣此

三十八卷第十頁前二行古里格舊作骨利幹今

改　十二頁前四行濟斯舊作吉思今改　十

二頁前六行托欒舊作脱鸞今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吴紹濂

校對官中書臣吴裕德

謄録監生臣何茹連